

心窗  
片羽

## 鸳鸯， 从一而终的爱情之鸟

□达少华

鸳鸯，是人们熟知的也很喜爱的一种漂亮的水鸟。据说这是一种对爱情专一，忠贞不二的野生鸟类。自古至今，留下了很多美丽的传说。汉乐府《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》：“中有双飞鸟，自名为鸳鸯。”

《搜神记》记载：南北朝时，宋大夫韩冯夫妇被宋康王迫害致死，两人相距不远的坟头上长出两棵互相缠绕的文梓树，树上又有一对朝夕交颈悲鸣的鸳鸯鸟，人们说这是韩冯夫妇的化身，在延续着人世间的至爱感情。

鸳鸯在分类上属雁行目鸭科，古称匹鸟，雄鸟为鸳，雌鸟为鸯。外国人给取了一个“官鸭”的俗名。据贾涛根先生观察，鸳鸯在南通系冬候鸟，为体型中等的鸟类，体长40~50厘米，体重约500克。雄鸟羽色华丽，五彩斑斓，头上有美丽的冠羽。两翅上有一对呈扇形的栗黄色的饰羽，直立如帆，称为帆羽、剑羽或思羽。雌鸟比雄鸟小，翼上没有帆羽，也没有华丽的羽饰和头饰，而是灰头、褐背、腹部纯白。

古代歌咏鸳鸯的诗词很多，《诗经·小雅》：“鸳鸯于飞，毕之罗之”。不少的鸳鸯诗以“鸳鸯”为题。如唐代崔珏的《鸳鸯·和友人鸳鸯之什其一》：“翠靉红毛舞夕晖，水禽情似此禽稀。暂分烟岛犹回首，只渡寒塘亦并飞。映雾尽迷珠殿瓦，逐梭齐上玉人机。采莲无限兰桡女，笑指中流羡尔归。”崔珏因善写鸳鸯诗而被时人称为崔鸳鸯。唐吴融的《鸳鸯》诗云：“翠翘红颈覆金衣，滩上双双去又归。长短生死无两处，可怜黄鹄爱分飞。”杜甫《朝雨》诗：“为报鸳行旧，鵩鵠在一枝。”鵩鵠是一种小鸟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云：“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。”古人把屋瓦的一俯一仰组合称为鸳鸯瓦。骆宾王《三军中行路难》：“雁门迢递尺书稀，鸳被相思双带缓。”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更为经典：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”宋周邦彦词云：“何人念我无聊，梦魂凝想鸳侣”。元朝萨都刺《燕姬曲》中也有“绣衾不暖锦鸳梦，紫帘垂雾天沉沉”的诗句。著名的杭州南湖也被称为鸳鸯湖，湖中多鸳鸯鸟。

关于鸳鸯生死相依的故事，旧方志上有所记载。如《淮安府志》里就有这样的例子：明代成化年间，盐城有位渔翁，在湖上捕得一只雄鸳鸯，立即宰杀烹调，雌鸳鸯一直绕船悲鸣，不肯离去。当渔翁打开锅盖时，雌鸳鸯一箭如矢，直扑沸汤之中，自绝而亡！

清代《光绪通州直隶州志·物产》中记有鸳鸯。

新编《南通市志·生物资源》中记有鸳鸯。鸳鸯是候鸟，通常在长江中下游，包括南通地区越冬。夏季在我国东北部的乌苏里江、黑龙江和长白山以及内蒙古地区繁殖。鸳鸯交配产卵以后由雌鸟孵卵，30天小鸟孵出，两天左右即能行走，并且还能跟着亲鸟在水面上漫游，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天生的本领，生物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早成鸟。

鸳鸯爱情专一的程度到底如何呢？鸟类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实验观察。我国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发现，雌雄鸳鸯在交配期间确实情深意切，形影不离。交配完成后，雄鸳鸯便忘乎所以，再不露面，哺育幼雏的任务均由雌鸟担当！科研人员将成对的鸳鸯捕去其中的一只，另一只不久就别寻新欢了。反复试验多次，结果都是一样！说明鸳鸯鸟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对爱情忠贞不二。

为什么古代会流传那么多的传说呢？其一，古代的科技手段缺乏，上述的实验方法并不复杂，但古人是难以做到的。其二，古人的观察大多是单一的，不全面的。前程看得多，后面的情况看不到，得出的结论不全面。其三，文人的诗文渲染形成了思维定式，世代相传，导致了有些片面的结论。其四，美好的结论与人们善良的愿望一致，人们很容易接受并传承。

即便如此，人们还是非常喜爱鸳鸯！将其作为象征爱情的吉祥鸟，并且生发出了一些与鸳鸯鸟有关的瑞丽的词语，如鸳鸯被、鸳鸯枕、鸳鸯树、鸳鸯草、鸳鸯菊、鸳鸯履。还有家喻户晓的“鸳鸯戏水图”和“意似鸳鸯飞比翼，情如鸾凤宿同林”的对联。

鸳鸯鸟在南通地区是冬候鸟，贾涛根先生在《百鸟千姿》中记载，鸳鸯在“南黄海滩有成群栖息越冬，近年冬天在濠河、通吕运河亦发现小群栖息和过境。”

鸳鸯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


夏天的树

沙茶

## 怀念绿珠五宝杜鹃花

□周思璋

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这是诗仙李白的《宣城见杜鹃花》七绝一首，久已脍炙人口。杜鹃花是常绿灌木，原产于江南山地，每届春末夏初，弥山遍野一片红紫，故又名“映山红”。多年来经过人工培植，品种繁多，有纯白、大红、银红、紫色等，还有红白相间复瓣的，中心翠绿，花期稍迟，能观赏一个月，名“绿珠五宝”，是罕见的名贵品种。

近代如皋学者、诗人沙元炳有《绿珠鹃花》一首，载于《志颐堂诗文集》。诗中有：“枝头蜀魄（相传杜鹃花是蜀王魂魄所化）啼春风，宝珠色相花花同。璘琅（玉光缤纷）璀璨杂五色，非云非雾非雄虹。岂是琅玕树（珠树），抑亦珊瑚丛。火齐（宝石名）爚爚（音‘跃’，又读‘焯’）光四射，木难（宝珠名）瑟瑟嵌当中。螺子黛（青黑色矿物颜料）浮玛瑙碗，鸚哥绿注琉璃蛊。”“岂知乃古时帝王魄，虫沙万劫留残踪。天旋地塌复致此，对花再拜泪涟涟（音‘龙

东’，暴雨）。区区草木管兴废，彼苍反复无穷。君不见拙政园里宝珠山茶花，百年悲倒梅村翁。”此诗作于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诗人既赞赏“璘琅璀璨”的名花，又怀念“禅让”退位的前朝君王。所以项子清先生说沙先生“素怀所寄则在遗山。”“遗山”是金末的元好问；“梅村”是明末的吴伟业。这两位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遗民诗人。

如皋冒广生先生《龙游河棹歌·九六》：“长年瓦瓮贮天泉，留灌金松与杜鹃。叶叶枝枝都位置，相当相对绮窗前。”作者自注：“皋人家家养花，金松、杜鹃非灌以天泉则萎。遇苦旱，宁忍渴，留天泉以灌之。每岁晚，施以剪扎，助其姿势。故金松贵者一对值四五百金，杜鹃值一二百金。”“天泉”即雨水。如皋近海，井水、河水皆略咸，故灌花、泡茶皆需用雨水。城市人家养花皆买通州军山之土。

此诗作于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之前，“百金”即银币百元。当时银圆五枚可买籼米一老石（读“担”）。一老石籼米约合100公斤。诗中所说杜鹃花是最贵的绿球五宝”。我的

忘年师友项炽庭先生曾在信中谈过，他说他岳祖父吴达甫先生（原籍安徽婺源）清末来如皋，在西门外南河边开木行。晚年因嗣子青年病故，后继无人，故木行歇业，将堆杉木的场子改作花圃，每年售花收入不亚于开木行。

我幼时家中住室不大但天井宽敞，先母家务之暇在院内培植各种花卉。杜鹃品种最多，复瓣的有鲜红的“丙子”、洁白的“蝴蝶芒”和红白相杂的“绿珠五宝”。她和先父黎明即起整理花木，如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除虫、分根等，夏季用芦帘遮阳，霜降前即将杜鹃和春兰搬至朝南室内。

民国二十七年春，日寇入侵苏北，从此兵荒马乱，米珠薪桂。我父我母为一家衣食而操劳，哪有闲情逸致来料理花木。有的卖给花贩，换来柴米油盐，有的因护理不周而枯萎。及至二十年前移居楼房，仅存的几盆五宝杜鹃和春兰也先后萎没了。每当东风解冻，见到城河两岸和住宅前后绿树森森中，玉兰、杜鹃嫣红姹紫，次第开放，不禁怀念璘琅璀璨的名花和爱花、护花的老人。

## 牛奶爷爷

□汤凯燕

从前还没菜鸟驿站时，快递员打电话，我们说：“就放到楼下小卖部，对，就是有卫岗牛奶招牌的那里。”负责的快递员比较犹豫，“他们知道你们吗？”“知道，知道，你告诉他名字就可以了。”

这是一间向北开门的车库，大约20个平方，隔成两间，外间是柜台，里间是生活区，有一张四方桌，一个躺椅。柜台货架上物品不多，油盐酱醋、烟、矿泉水、电池等。它主要功能是订牛奶。

每天大早，晨光里，那位老人站在门口，带着可亲的笑容，等着人们取牛奶。来来去去邻居都认识他，一个个点头打招呼。但我从不知他名字，甚至连姓都不知，只在背后唤他“牛奶爷爷”。

疫情期间牛奶店一直开门，老两口也不戴口罩，我有些不放心，问可不可以暂停。牛奶爷爷说：“没几天了，下个月我就

不做了，你们要订，我把他们电话给你。”我哪里晓得，那是我与牛奶爷爷的最后交集。

三月份牛奶店关了门，最近又开了，但一直没见着牛奶爷爷。今早强大打电话给我：“你知道牛奶爷爷走了吗？”“啊！”“他上个月就过世了，肺癌。他好久没出现，我特地去问了。”

二月末牛奶爷爷同我说话时，应是知道自己病情，他平静结束自己的工作，随后迎着自己生命的终结。

我极少在牛奶爷爷那儿买东西，偶尔几回，取几瓶矿泉水，他不用微信支付宝，我又没零钱，于是赊账，过后再给。当我将零零碎碎的硬币递给他，他竟有些羞愧，说：“这一点点还要你给。”

牛奶爷爷觉得自己对附近居民都有一份责任，有次强大朋友来家，拿了强大车钥匙去车内取物。回来说：“楼下老头死盯着我，把我当小偷了，我向他解释了才罢。”

我家牛奶通常下午两点由阿姨取，牛奶爷爷准点等着。有几回牛奶店关门，牛奶爷爷，这个70多岁的老人，哼哧哼哧爬上六楼，亲自送来，一边抱歉说自己有事回来晚了。阿姨周日休息，牛奶爷爷便会在周六提醒我们：“明天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拿？要不要我送上来？”

自从我偶尔提及喜欢酒酿，很多个早晨，迷迷糊糊被叫醒，门口，老人捧着碗，一脸殷勤，“又做了点酒酿，你尝尝。”我们是糊涂的，吃了酒酿记不得还碗，老头子等了几日，欲言又止，很不好意思地向我们要碗。

今天我回家，经过小店，门开着，门口无人。“卫岗牛奶”的招牌已经被风吹雨淋褪了色。牛奶爷爷是再也不会出现了，想到这个，有些心酸。明明他的形象还是那么清晰，但他却变成了一个抽象符号。

牛奶爷爷悄悄走了，未惊动任何人。我所能做的，就是用几行字纪念他。

## 宫廷下午茶

□陆小鹿

之前，我在《北平的饽饽》一文里写过几款老北京点心：姜汁排叉、糖火烧、咯吱盒、牛舌饼、山楂锅盔……老北京人管点心叫“饽饽”，卖点心的店铺就叫“饽饽铺”。一吃北京饽饽，北京就成了北平。当时，北京同学告诉我，北京有一家专营宫廷糕点的饽饽铺，致力恢复老北京失传的点心，当即在心里埋下愿望：我要去北京吃个京味下午茶。

去年冬天，终于圆梦北京。从高铁下来，我就直奔那里。黑色的牌匾金色的招牌，六扇朱红色雕花金纹的木门，极富宫廷气质，让人一见就想对着它拍几张照片留念。店铺门外挂着两串木制幌子，幌子上画着饽饽，代表这是家饽饽铺。店内布置也模拟了当年宫廷皇室的装饰。红木方桌，帝王色丝绸包着坐垫，桌上摆着捧盒，桌后的边柜上，正中央放着一架挂钟，左右各有三个花瓶，依次为鸡毛掸子瓶、挂帽瓶和茶叶瓶。天花板上

挂着一盏子母灯，又叫六角云盒。

吃宫廷下午茶，氛围很重要。店内有一张富丽堂皇的罗汉床，形似龙榻，我如愿以偿体会一番躺在龙榻上吃下午茶的皇室范儿。茶点单上的饽饽，数量之多超出我的想象，挑挑选选，最后点了三清茶、孙尼额芬白糕、马奶奶糖沾和七星点子饼。

吃饽饽，须有好茶来佐味。乾隆皇帝最爱三清茶，当年雅兴高涨时还用雪水煮过三清茶。这款茶以西湖龙井为主料，加入了梅花、松子和佛手三样清品，清清爽爽，有意境又养生。

孙尼额芬白糕的表面用红色山楂和绿色青梅点缀了一朵小花，甚是悦目。这是满族的一种传统奶糕，“孙尼额芬”在满语里的意思是奶糕。

这家店传承满汉饽饽，但我分不清楚两种饽饽的区别，只能参考点心单上的注解。意外发现马奶奶糖沾竟是“萨其马”的别称，

走马  
天下

萨其马亦属满洲点心。唐鲁孙说过，满洲点心的特色是不用猪油、牛油，而用奶油，故而马奶奶糖沾味也足。

老板告诉我，京城饽饽实有几百款，他们目前只恢复了其中几十款。由于工艺太繁复，有些点心做的时候要把一块面揉上千次，费时费力，所以失传了。好在，他们还在努力恢复，比如如今恢复成功了七星点子饼。这款点心饼面戳了7个小洞，故名为“七星点子饼”，也是满族饽饽的典型代表。

一边品尝饽饽，一边和老板聊天，我在店内消磨了一个小时，虽行程未免匆匆，不过收获很大，既见识了京城饽饽的模样，又品尝了几款新的北平饽饽，距离“我想吃遍京城饽饽”的愿望又近了一步。

唯愿店家能再多恢复点失传的点心，等疫情过去，我想再去北京，企盼下一次与北平饽饽的舌尖之吻。